

# 王朝湮灭

WANGCHAOYANMIE

为西夏帝国叫魂

沙漠古堡 高原城郭 寻踪拾迹 秘史之旅

唐荣尧◎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王朝湮灭

WANGCHAOYANMIE

为西夏帝国叫魂

唐荣尧◎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 / 唐荣尧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7

ISBN 7-80206-238-1

I.王... II.唐... III.中国—古代史—西夏(1038~1227)—通俗读物 IV.K24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0723号

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

---

著 者：唐荣尧

---

责任编辑：师新星

---

封面设计：娜 佳

---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3 (咨询)，64959556 (发行)，67078235 (邮购)

传 真：010-67078255，64916483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

印 刷：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

装 订：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6.5

版 次：200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7-80206-238-1

---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eface

## 序言

大约是1999年夏天，当时我任银川市市委书记，《厂长经理日报》记者约我谈谈银川企业改制与发展的情况。来访的是一个年轻精干的小伙子，名叫唐荣尧。交谈中得知他原在甘肃白银市工作，在重庆读完研究生后进入这家四川媒体，被特派驻西部地区。

年底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银川采访期间了解了很多情况，对这一地区的人文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他调进了《银川晚报》社，先后从事过财经类、新闻类、文化类新闻报道。他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对西夏历史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我时常看到他写的一些有分量



# 王朝湮灭

的报道，他连续多年都有作品获国家级新闻大奖，成为银川新闻战线上的佼佼者。再之后，由于我工作调动，我们接触也就少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前不久，他拿着一摞厚厚的书稿来找我，很恳切地请我为书作序。我知道这几年来他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文章，却没想到他为此将出版一部十多万字的著作，这令我大为吃惊。

他给我讲述了他这几年多次深入到与西夏有关的一些地区独自进行历史考察及追踪的情况。他只身一人克服了吃住行等诸多困难，到新疆、甘肃、四川、云南、西藏等地，深入到草原、牧区，甚至边界，不管一路上有怎样的辛苦和危险，他总是抱定一个目的，那就是凡与西夏有关的他总要探究个明白，总想有个结果。且不论他考察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是否完全有依有据，仅就这个行动本身来说，他的这种执著，已经很令人肃然起敬了。

沿途他认真地写下了记录——有对查阅资料的理解，有对实际情况的比较，有对总体脉络的思考——最终完成了这本书。

此前他已经写过一本类似题材的书，叫《神的过错——抚摸西夏王朝的隐秘岁月》；现在又把他经过巡迹考察后形成的更丰富的思考集结起来，写成了这本书，起名为《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

我所看到的是一部仍然在修改中的书稿，字小且密，量也很大，我阅读起来很是有一些困难。但我想，无论如何不能拒绝一个青年人的恳切请求，特别是他的经历使我产生了某种冲动，于是我陆陆续续地翻阅了这部书稿。

在这粗略的翻阅中我看得出，作者是身兼记者、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几种身份，在书稿中不停地转换着。开始读的时候，我总感觉搭不上他的思路：一会儿是记者的记录，一会儿是诗人的感慨，一会儿又是历史学家的考据。后来我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循着他跳跃的思维去读，慢慢捉摸到了一位探险者对历史上一个民族政权的兴衰演变、迁徙流亡进行跟踪考察的心迹感觉。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源头是古老的羌族，他们经历长途跋涉而东移。为了考察这条东迁的路线，唐荣尧曾搭便车，露宿在外，步步跟踪。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从岷江流域到白龙江流域、黄河流域，穿越了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贺兰山、阿尼玛卿雪山、岷山、六盘山，行程包括宁夏、甘肃、青海、四川、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区。西夏政权灭亡后，党项族的一部分遗民又返回到了西部地区。为了把党项遗民回归的路线也摸清楚，唐荣尧又一路跟踪到了云南、新疆、内蒙古西北部、甘肃北部，甚至跑到了西藏深入到喜马拉雅山腹地，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村落里找到了答案。在考察过程中，他依据所见所闻的蛛丝马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些推论和判断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众多西夏研究者也未曾考察和研究过。

他告诉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去翻阅地方志，搜集当地史料及传说，甚至涉及蒙古史、回族史、藏族史等领域。多年前我在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史中考证过一个地名“地斤泽”，第一次提出它所在的方位，他居然给查到了实处。在唐荣尧的这部书稿中，所吸收的成果涉及面很广；他还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对一些学者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质疑。

我从这本书的写法及唐荣尧的经历中得到了一些启示：我们从事史学研究、描述历史，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描述历史的目的是要给世人揭示历史的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本来的面貌。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进行。用传统的学术表达形式来研究和描述历史往往局限在学术圈内，很难让成果走向大众。

唐荣尧不是严格的科班出身，他的这本著作也不算是十分严谨的学术著作，但他却把自己看到的西夏，包括他的思考，用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增加了大众可读性——这也许是当今人们更感兴趣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是在给我们提示一个历史研究与传播的新途径。

# 王朝湮灭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和唐荣尧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那种内在的激情和那种对历史强烈探求的冲动。他是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刻苦勤奋完成这本书的，也印证了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由此看来，他能取得这些成绩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因为这一点，我写下这些感受，作为对他的一种鼓励和支持。

陈育宁<sup>①</sup>

2005年9月13日于宁夏大学

---

<sup>①</sup> 陈育宁系著名历史学家暨宁夏大学校长。

## Contents 目录

序言	1
<b>第一章 推进与步入，寻解白色帝国之谜</b>	<b>1</b>
“宓”的解字，揭开“密纳克”的身世	
“白高大夏国”，命名不凡的王朝	
营盘水，一个民族在沙漠里开启梦想	
兰州，渴望与失望之间	
<b>第二章 夏水之滨，一个民族喊出自己的名字</b>	<b>17</b>
临夏，“析支”之源	
护羌校尉，羌人的顺逆	
郎木寺，拓跋宁丛的路途	
水永远活着，吐白族号下的军队	
<b>第三章 黄河咽部，诸羌的起步</b>	<b>33</b>
“九曲黄河第一曲”的岭王国	
不吃鱼的一族，羌中畜牧甲天下	
雪是高原上的精灵	
<b>第四章 一炉羌火，燃穿两千年的青海高地</b>	<b>45</b>
河湟谷地，西夏皇室后裔与《李氏家谱》	
西宁的崛起与羌族的来去	
积石州，直插云天的石山	



# 王朝湮灭

- 第五章 河陇大地，“铁三角”的时间之维** 55
- 从阿坝出发，留下神的箴言  
黄河源头最大的山是“美丽的心房”  
唐克儿金银滩上“海市蜃楼”的吉兆
- 第六章 桃坪羌寨，那些口口相传的根** 67
- 白石崇拜的缘起  
石堡里的羌花，云朵上的歌  
释比，羌文化传承的脉向
- 第七章 人世出世，敛迹腾格里南缘** 81
- 景泰，难以相识的“天书”  
五佛寺，西夏佛教的西进
- 第八章 虎踞龙盘，河西走廊的春秋** 91
- 天祝，突破祁连山东麓的僵局  
河西门户，西夏陪都——武威的身份  
800里河西走廊的分量  
敦煌，惊鸿一瞥
- 第九章 大夏之生，黄土深处滋生的战歌** 105
- 李自成是李元昊的子孙？  
李氏世有西土，由此复兴  
苏轼献诗的历史真相  
铁打的葭州，解密西夏东界  
统万城，农牧交杂地带中的草原都城  
帝国构想与李继迁之死

- 第十章 兴庆府，帝国时代的规章与气度** 127
- 银川，为什么是银川？  
蕃字院，元昊的文治  
贺兰山，失落在草荣木枯间
- 第十一章 塔尖上的佛影经音** 137
- 承天寺塔，藏着一个女人  
拜寺沟的“姐妹塔”  
赫连宝塔和潘昶塔，佛也流泪  
108塔，西夏的标志性遗迹
- 第十二章 一代王朝搏动未尽的岁月** 149
- 临羌寨，女武士的战争  
帝国兴衰之西安州国丈  
天都山行宫里的宴歌艳舞  
外戚专权之梁氏乱政  
好水川，一直被误读  
零物质之境，黄土与蓝经融会
- 第十三章 西夏之死，成吉思汗的最后号令** 171
- 被“有灵魂的水”浇软了躯体  
草尖上的弓影箭声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群
- 第十四章 又一个敦煌，青草深处的掠夺** 187
- 草原上的敦煌——阿尔寨石窟  
南寺，离兴庆府最近的藏传佛寺  
黑水城，不曾被流沙淹没的“伟大之塔”

# 王朝湮灭

- 第十五章 古碣与白石的呼唤：这里也是羌乡 195  
千碣古国，在一弯斜坡上  
色尔古，“生铁之水”的奇异风情  
德格，十万经书之地
- 第十六章 彩云之南，风闻密纳克 209  
“世代与孔子从祀”的斡氏家族  
青铜辉光，纳西族来临之前
- 第十七章 青藏屋檐下，来自东方的人 217  
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  
在青藏高地穿行，与狼彻夜对峙  
108塔，从宁夏青铜峡到西藏白居寺  
永远吉祥，驮负神音的圣地歌声  
从“地狱之门”到“云朵上的米尼琪雅”  
白玛——夏尔巴的走出与回归
- 第十八章 西夏之踪，西藏之远 239  
夏尔巴人的身份揭秘  
沙姆巴拉，希特勒的最后计划  
在成吉思汗的箭矢下遁形
- 后记 249



## 第一章

# 推进与步入，寻解白色帝国之谜

一个声音默念了很久  
出走，是为了回来  
憔悴在路上  
丢失了籍贯

倒在繁华中央  
火焰跳动在纸外  
肺和记忆都已受伤

麦香再袭大地  
出走者的脚印长长迂回  
请慢慢打开，慢慢阅读

# 王朝湮灭



《山海经》中记载的“宓人”曾经生活过的青海巴颜喀拉山。



## “宓”的解字，揭开“密纳克”的身世

公元1038年农历十月一日，羌历年的清晨，在寒冷的塞上，正在举行一个帝王登基仪式。这场大戏的主角是李元昊，他面向西南方——党项族最初的发源地，阳光从背后细细地洒在他那白色的帝袍上。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位穿着白色帝袍登基的皇帝。从此，在经过几千公里和上百年的长期流徙后，在“左手的黄河、右手的贺兰山”的银宁平原上，党项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西夏王朝。



李元昊在一片巨大的白色里站起，随同他的身影一起站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度远远超过200年存在时限的西夏王朝。一个开国帝王往往就是这个王朝的精神路标，他的精神取向对这个王朝的走向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此时，这个盘踞中国西北一隅的王朝的建立，其控制区域在现今中国疆域版图上仅仅占到1/10，但它的中心及其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含诸多民族和诸多地理面貌的巨大体系。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羌族的一支。在逐水而居的时代里，他们一度成为青藏高原东南部（今甘肃和青海、四川交界）的主人，创造出了灿烂的西羌文化。他们以自己的勇毅和智慧，和汉族、吐蕃、吐谷浑等民族进行长期征战；直至后来，来自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族的壮大，像一把尖刀刺向这个民族脆弱的脊部……从此，他们离开最初生息之地，开始了再也没有停止过的迁徙漂泊。而今，这个神奇的种族之源已经成了掩隐在历史中一团巨大的谜靄。

他们有个原始的名字叫做“宓”。在汉字的释义里，宓又作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康静”。《尔雅》云：“密，康静也。”这是指这个民族最初生活在遥远的、康静的地方——远离汉族统治地区的青藏高原。二是指“形如堂的”山。《尔雅》云：“山如堂者密。”郭璞注：“形如堂室者。”《说文解字》云：“山如堂者从山，宓声。”这是指他们生活在高山之地，从更早的甲骨文原意来看，密也表示堂内紧密堆放着戈一类的武器，也即指这个民族虽然生活在高山之地但那里隐藏着许多武器，意指他们善战，亦即后来的“康静”之意。《山海经》卷二《西次三经》中记载：“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崆（音密）山。”这里的崆山显然是传说中的西方一座神山，郭璞注《穆天子传》及李善注《南都赋》、《天台山赋》等均将“崆山”作“密山”。那么，崆山究竟在哪里，崆山究竟和党项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武沐在他的《密人、岷人与黑水羌》一文中指出：“崆山本应在河西走廊以西某地。”经过

# 王朝湮灭

实地考察，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西次三经》索骥，崆山应在积石山以西，也即今天的阿尼玛卿雪山一带，这里才是党项人的祖先西羌人生活的核心地带。

生活在黄河首曲的密人沿着白龙江从青海的赐支河河曲大批南下，向长江上游迁徙。西汉初年，西羌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打败匈奴后，西羌归服了汉朝。《后汉书·西羌传》云：“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一部分密人在迁徙过程中到达岷山一带，成为当地众羌的一部分。今岷山一带的羌族往往称自己为“米”、“弥”、“靡”、“弭”、“美”、“日”、“日绵”、“日玛”等，和现在四川西北部的羌族人生活习俗在许多方面一样。

羌语中的“米”颇似汉语“民”的意思。汉代义渠羌就有“米唐”、“米吾”部落。五世达赖著有《史荟珍筵》一书，里面记载古老藏族称“人”为“mi（密）”，至赤松德赞时下令改音，称人为“博”。《水经注》卷二记载“洮水”上游有“迷和城”，酈道元说是“羌名也”，也证明洮河上游一带的羌族人是“宓人”。至隋唐时，甘肃南部出现的党项族，即“Tangut”，藏语中称之为“密纳克（mi-nak）”，“纳克”之意为黑，“密纳克”有黑人或黑民之意，故《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亦称之为“黑党项”。

此后藏族人往往称呼羌族人是“黑民”。这与我后来在许多藏族文献中的发现相吻合，他们记载党项人是生活在“黑水”之地，所以叫“密纳克”。蒙古人与一些西方人称之为“唐兀特”。

党项的起源之地、流徙行程、建国之基、扩域流变，和临近地域的鲜卑、女真、契丹、吐蕃等各少数民族相互厮杀的血染，乃至被蒙古人铁蹄一夜间踏碎帝国梦想与荣光后，它的族群及国家在历史视野中倏然消失，给后世留下了悬念。



牦牛是当年羌人生活之地——青海黄河源头的重要物产。牦牛角是党项强弩硬弓的最佳材料。



## “白高大夏国”，命名不凡的王朝

800多年过去了，当一件件文物在海内外展出、一个个方块字被破译，人们对党项这个神秘民族及其建立的西夏王朝开始重新打量——西夏王朝留给历史无数的秘密，它的名称就是其中一个。

西夏国名的译释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现珍藏于斯德哥尔摩人类学博物馆的《西夏文大藏经》序中有几处有关西夏国名的记载，其中对西夏国名的记载逐字对译为“白、高、大、夏、国”。而另一个“白高大国”的国名则与西夏王陵、凉州感通塔碑刻记载互为印证，俄国西夏研究学者克恰诺夫根据《西夏文大藏经》先后译其为“白高大夏”、“白高和大国”。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克氏的几种译



# 王朝湮灭

法在限制与被限制成分之间的层次关系上含糊不清，认为应译作“白高大国”。

我国最早开始研究西夏的王静如先生早在1932年将西夏国的名称译成两个：“白弥大国”和“白弥大夏国”。继而他更有惊人之语，将“白弥”和藏语中的“弭药”（mi niaw）串附在一起。俄国学者聂历山对此曾提出异议：西夏文中“白”、“高”指代是“尚白部落”。他根据《西夏圣祖谕咏》的前三行解译试图确定西夏国的起源之地，直译如下：

头黑石城漠水边  
颜赭父冢河白上  
弥药长里国彼有

意译则为：黑头石城漠水边，赭面父冢白河高，居此长弥药之国。聂历山认为“白河高”即“白河上游”，“白河”通转“白水”，可能是今川西北的“白水”。白水流域是汉朝时羌人的原居地，而据记载党项人先祖是西羌别种。党项人建国之后以“白高大国”命名，可能与党项人追怀先祖的情结有关。20世纪早期，罗福成经研究认为党项人在黄河上游居住过，那时黄河上游的水色较为清澈，故称此段水域为“白水”。

长期研究西夏历史的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也倾向于“白河上游”的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则认为：中国夏朝以后中原地区的人仍称夏族，这之后的“夏”似乎向西北倾斜，这种倾斜一直持续到5世纪初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虽仅存30年，但却把“夏”的称呼留给了当地。李元昊正式登基称帝后，故国号“大夏”；因其在宋朝之西，宋人称之为“西夏”，这一称呼沿用至今。

克平教授则指出：“白”隐喻“母亲”，“高”隐喻“父亲”。他的例证是现藏

